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御製文二集 目錄

集部

編修 臣錢樾覆勘

武英殿纂修侍講學士臣吳璥

大學士臣梁國治侍郎臣董誥謹

奏為恭編

御製文二集告成敬請鐫刻以

示訓行以彰美備事欽惟我

皇上聖學淵富文德日新以

內聖外王之功致

健行恒久之治

文因見道化以觀成自癸未以前編刻

御製文初集久已

序

經緯興蓋照耀義斌茲自甲申至乙巳二十二年復得  
文四百一十一首臣等獲侍

禁近每

丹稿初成輒蒙

宣示相與誦習誦貫達然若驚恍然若迷復渙然若  
釋思欲竭管蠡闕測萬一竊以為自虞夏商周  
秦漢唐宋之文所謂渾噩醇厚博大奧行者各

有專長論文者亦各有專主其言大而夸者莫如李漢序韓愈之文曰周情孔思是言也愈何足以當之周公之文多言治自易之爻辭書之立政周官無逸詩之幽風大雅諸什周禮之六官皆其文也不惟其文所以立法度宅宥密萬世言治者之所守也孔子之文多言道自易之十翼春秋之褒貶論語之遺言禮記孝經諸賢之傳述皆其文也不惟其文所以昭天地系民

物萬世言道者之所宗也臣等排次

二集仰窺

御製於祈

天永命念

祖由舊每篇之中三致意焉若

巡典若水利若政經若武功若遠化凡出之為

明堂之治即敷之為

皇極之言若是者皆周公之文若

經筵之論若剏發易書詩春秋之微言大義進退諸  
史之得失是正諸儒之舊聞慎守器失統之由  
闡褒忠討貳之義旁逮聲音文字名物象數以  
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即小見大若是者皆孔子  
之文然後知李漢徒有是語舉千古之文  
皆足以當之至我

大聖人而後周情孔思之得合而有真也然且漢之  
言曰情曰思者何也周公有其德有其時而無

其位孔子有其德而無其位并無其時故其於  
文以是為聖人之情爾思爾我

皇上坐而言即舉而措或

綏猷建極經數十年夙夜劼毖而後為

文以紀之或溥博淵泉萬幾未起而先為

文以發之蘊為情思顯為事功盖兼

德位時三者而一之故合

文與治與道三者而一之也臣等恭依



初集體例排類為四十四卷繕錄進

呈並請

發下刊刻以傳布九有垂示萬世臣等曷勝欽服欣

幸之至謹

奏乾隆五十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奏奉

旨如所請行欽此



欽定四庫全書

御製文二集目錄一

卷之一

經筵御論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

屢省乃成

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皇建其有極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

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日新之謂盛德

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一日二日萬幾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

欽哉惟時亮天工

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聖人養賢以及萬民

修道之謂教

輔相天地之宜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卷之二

經筵御論

仁者先難而後獲

功崇惟志業廣惟勤

日日新又日新

有孚惠我德

百姓足君孰與不足

君子所其無逸

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此之謂絜矩之道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

知者樂仁者壽

在知人在安民

悠久所以成物也

唯臣欽若唯民從乂

臨雍御論

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

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卷之三

論

湯武論

齊桓公論

論重瞳

論漢光武廢郭后事

金世宗論

作福作威論



明哲保身論

知過論

卷之四

論

君子小人論

宋孝宗論

遲速論

節儉論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論

納污含垢論

卷之五

說

烏斯箴即衛箴說

玉璞抵鵲說

麋角解說

鄂博說

雜說

小春說

開泰說

五明扇說

師說

卷之六

說

千里馬說

菟苗獮狩說

三老五更說

記里鼓車說

古稀說

解

雲上于天解

卷之七

諭

重刻淳化閣帖論

命通鑑輯覽附紀明唐桂二王事蹟論

命議予明季殉節諸臣謚典論

命議謚前明靖難殉節諸臣論

命國史館編列明季貳臣傳論

命追復睿親王封爵及復開國有功諸王原號

並予配享論

卷之八

諭

命國史館以明季貳臣傳分甲乙二編諭

命館臣錄存楊維禎正統辨諭

命皇子等編輯明臣奏議諭

命館臣重訂契丹國志諭

命館臣編輯河源紀略諭

卷之九

諭

重刻

五朝冊寶尊藏

太廟禮成論

命館臣入吳三桂擒桂王由柳論

命皇子及軍機大臣訂正通鑑綱目續編論

命廷臣更議

歷代帝王廟祀典論

卷之十

記

萬壽山清漪園記

安瀾園記

永佑寺舍利塔記

荆山橋記

雪浪石記

紀

恩堂記



萬泉莊記

泉宗廟記

卷之十一

記

學詩堂記

抑齋記

開新河記

土爾扈特全部歸順記

優卹土爾扈特部衆記

土爾扈特部紀畧

卷之十二

記

古玉斧珮記

淳化軒記

閱永定河記

避暑山莊紀

恩堂記

白塔山總記

塔山南面記

塔山西面記

塔山北面記

塔山東面記

卷之十三

記

文淵閣記

文源閣記

文津閣記

快雪堂記

河復記

戒得堂記

卷之十四

記

玉甕記

戒得堂後記

文溯閣記

重華閣記

五經萃室記

南巡記

卷之十五

記

五福五代堂記

三老記

祭

歷代帝王廟禮成恭記

淮源記

卷之十六

序

大清會典序

御製文初集序

通鑑輯覽序

平定準噶爾方畧序

增訂清文鑑序

平定兩金川戰圖詩序

卷之十七

序

硯譜序

滿珠蒙古漢字三合切音清文鑑序

平定兩金川方畧序

熱河志序

改譯遼金元三史序

後序

避暑山莊後序

卷之十八

題辭



題董其昌自書告身

大禹治水圖題語

題東林列傳

題楊維禎鐵崖樂府

題明神宗本紀

通鑑綱目續編內發明廣義題辭

題張照書白居易琵琶行卷

題張廷玉三老五更議

卷之十九

按語

河源按語

河源簡明語

識語

道命錄識語

重書詩經全部識語

宋徽宗畫唐十八學士圖議語

書後

書蘇軾刑賞忠厚之至論後

書程頤論經筵劄子後

書歐陽修瀧岡阡表後

卷之二十

跋

馬和之書邶風七篇圖跋

宋高宗書馬和之畫鄭風五篇圖跋

宋高宗書馬和之畫齊風六篇圖跋

宋高宗書馬和之畫陳風圖跋

宋高宗書馬和之畫幽風圖跋

宋高宗書馬和之畫小雅鹿鳴之什圖跋

宋高宗書馬和之畫小雅南有嘉魚之什六篇

圖跋

宋高宗書馬和之畫小雅鴻雁之什六篇圖跋

宋高宗書馬和之畫小雅節南山之什圖跋

宋高宗書馬和之畫周頌清廟之什圖跋

宋高宗書馬和之畫魯頌三篇圖跋

宋高宗書馬和之畫商頌圖跋

明人臨馬和之畫召南八篇圖跋

明人臨馬和之畫鄘風四篇圖跋

明人臨馬和之畫風雅八篇圖跋

李公麟山莊圖跋

宋高宗書馬和之畫周頌閔予小子之什圖跋



欽定四庫全書

御製文二集目錄二

卷之二十一

考

陽關考

天竺五印度考說

熱河考

濟源盤谷考證

卷之二十二

考

灤河濡水源考證

吳道子畫天龍八部中四部圖卷考證

書小序考

卷之二十三

考

濟水考



卷之二十四

辨

三傳晉假道伐虢辨

廣陵濤疆域辨

翻譯名義集正記

三韓訂謬

卷之二十五

辨

國風正記

夫餘國傳訂記

程敏政重修觀音寺記訂記

濮議辨

良嶽三丈石闕辭

卷之二十六

碑文

重修

歷代帝王廟碑文

寶相寺碑文

重修天津

海神廟碑文

普樂寺碑文

卷之二十七

碑文

重修

文廟碑記

淀神廟碑記

重修功德寺碑記

普陀宗乘之廟碑文

重修馬駒橋碑文

卷之二十八

碑文

平定兩金川告成太學碑文

卷之二十九

碑文

平定金川勒銘美諾之碑

平定金川勒銘烏圍之碑

平定金川勒銘噶喇依之碑

陶莊

河神廟碑記

卷之三十

碑文

七佛塔碑記

熱河

文廟碑記

須彌福壽之廟碑記

重修正定隆興大佛寺記

國學新建辟雍園水工成碑記

蘭陽睢寧新堤南岸

河神廟碑記

卷之三十一

書事

書高士傳披裘公事

書史記漢高帝論蕭曹等事

書黃庭堅為母滌溺器事

書明臣史可法復書睿親王事

書通鑑輯覽明崇禎甲申紀年事

書蜀志諸葛亮傳七縱七禽事

書司空圖論封建事

書唐太宗欲觀實錄事

書南宋論兵事

書通鑑宋太祖云守財事

卷之三十二

書事

己未歲戎



太祖大破明師於薩爾滸山之戰書事

卷之三十三

書事

書中庸九經敬大臣義

書夏俱尚書詳解費普篇論淮夷徐戎事

書春秋元年春王正月事

書洪咨夔春秋說論隱公作偽事

書明列代玉冊事

書史記冒頓高后事

卷之三十四

雜著

讀韓子

讀周易枯楊生梯辨詰

讀歐陽修縱囚論

讀嚴光傳

讀韓昌黎雜說

讀蘇軾范增論

讀後漢書明德馬后傳

讀公羊

讀劉昆傳

讀韓非子

卷之三十五

雜著

讀伯夷列傳

讀金史

讀左傳季文子出莒僕

讀孟子滕文公章句下

讀宗澤忠簡集

讀歸有光易圖論

讀王應麟困學紀聞

讀禮記文王世子篇

論王充論衡

卷之三十六

雜著

讀左傳晉楚城濮之戰說

讀高啓威愛論

讀宋仁宗本紀贊

讀史記儒林傳

讀宋史河渠志

讀熊廷弼傳

讀名誥

讀易繫辭上傳第五章書

讀韓愈對禹問

卷之三十七

頌

恭祝

聖母皇太后八旬萬壽

鴻稱積慶頌

慈寧宮頌

五福頌

刺絲三星圖頌

卷之三十八

賦

鬥鹿賦

芝屏賦

人字柳賦

西番蓮賦

銘

乾清宮五屏風銘

交泰殿銘

寧壽宮銘

壁背銘

卷之三十九

硯銘



松花石硯銘

玉帶生硯銘

倣古六硯各製銘

澄泥硯銘

再題倣古六硯銘

宋三虎硯銘

宋黻字硯銘

澄泥虎硯銘

宋小澄泥硯銘

倣魏興和甄硯銘

紅絲石風字硯銘

宋澄泥蟠螭硯銘

宋澄泥黼黻絢紋硯銘

宋石渠硯銘

舊端石六龍硯銘

澄泥八方硯銘

宋端溪如意硯銘

舊蕉白絨鎖硯銘

宋井田硯銘

舊蕉白雙螭研銘

倣古式製澄泥研六仍各為銘

宋端石五丁研銘

舊澄泥方池硯銘

宋澄泥硯銘

宋澄泥虎符硯銘

舊端石荷葉硯銘

舊端石饗饗夔紋硯銘

宋澄泥石函硯銘

唐八稜澄泥硯銘

宋澄泥石函硯銘

宋澄泥括囊研銘

澄泥硯四銘

宋蕉白文瀾研銘

舊阮蕉白瓜瓠研銘

宋澄泥石函硯銘

宋端石印川硯銘

卷之

硯銘

舊龍尾石日月疊壁研銘

題澄泥硃墨二研銘

宋端石貨布硯銘

舊端石子午明硯銘

澄泥虎符研銘

做唐菱鏡澄泥研銘

舊蕉白龍池硯銘

做觀象唐硯銘

蘇軾東井硯銘

宋合璧端硯銘

宋端石龍馬負圖硯銘

魏興和軌硯銘

元趙孟頫松花石研銘

舊洮石黃標硯銘

做唐菱鏡硯銘

宋紫端涵星硯銘

做澄泥虎伏硯銘

舊端石四螭研銘

舊澄泥四直研銘

宋澄泥夔紋研銘

舊端石弁星硯銘

舊阮端石松皮研銘

唐寅龍尾石瓦硯銘

唐螭虎石渠研銘

宋端石紫腴硯銘

做晉璧水暖硯銘



做宋歛石龍尾為澄泥硯因製銘

舊端石洛書研銘

舊蕉葉白雙螭瓦式硯銘

舊端石做唐石渠硯銘

宋四螭澄泥硯銘

宋端石風字硯銘

做唐菱鏡研銘

舊端石玉繩研銘

括囊硯銘

舊端石海日初昇硯銘

宋端溪八柱硯銘

舊端石弦文硯銘

做唐八稜澄泥硯銘

宋端石洛書硯銘

舊端石多福研銘

宋天然石子端硯銘

舊端石做唐石渠硯銘

舊端石飛黃硯銘

舊澄泥伏犀硯銘

宋端石列宿硯銘

宋端石奎壁研銘

舊龍尾合璧研銘

舊澄泥長生未央瓦頭硯銘

唐澄泥六螭研銘

卷之四十一

贊

徐揚仿貫休羅漢贊

和闐玉古佛相贊

和闐玉文殊像贊

和闐玉觀音像贊

玉蓮瓣觀音贊

和闐玉伏虎羅漢贊

摹貫休古佛像贊

文殊像贊

觀音像贊

盧楞伽畫六尊者像贊

陳士俊畫觀音贊

金廷標畫羅漢贊

李公麟畫大士像贊

繡線釋迦牟尼佛贊

貫休極樂圖贊

李通羅漢贊

玉真武贊

丁觀鵬畫十六應真贊

卷之四十二

贊

五代人畫伏虎羅漢贊

丁雲鵬掃象贊

陳居中書無量壽佛贊

玉刻達摩贊

宋人達摩像贊

吳道子畫寶積賓伽羅漢像贊

丁觀鵬十八羅漢贊

丁觀鵬畫三世佛像贊

丁觀鵬畫觀世音像贊

丁觀鵬畫地藏菩薩像贊

丁觀鵬畫四天王贊

陳居中畫釋迦佛贊

陳居中畫羅漢贊

次右

陳居中畫羅漢贊

次左

如松柏之茂贊

白玉福祿壽如意贊

宋人畫達摩贊

仇英畫普賢像贊



和闐玉達摩渡江屏風贊

吳道子畫文殊像贊

和闐玉鏤面壁達摩圖贊

宋人畫白衣大士贊

玉鏤達摩贊

宋人畫文殊贊

和闐玉鏤羅漢贊

趙夾畫白衣大士贊

牙刻五百羅漢贊

劉松年羅漢贊

卷之四十三

贊

平定金川五十功臣像贊

卷之四十四

贊

馬和之畫如來贊

宋人十八應真贊

宋人應真渡水贊

觀音像贊

玉達摩渡江贊

和闐玉釋迦牟尼佛贊

班禪額爾德呢所進古佛像贊

梵銅綠衣救度佛母贊

寫娑羅樹壽班禪喇嘛並為贊言

天然石大士相贊

丁雲鵬大士相贊

朱侃文殊贊

法螺贊

趙雍無量壽佛贊

趙孟頫釋迦牟尼佛贊

繡線如來海會極樂世界圖贊

和闐玉釋迦牟尼佛贊

和闐玉觀世音菩薩贊

鄭重無量壽佛贊

五代馮翊大士像贊

元人毘盧遮那佛贊

和闐玉釋迦牟尼佛贊

和闐玉十八羅漢贊

和闐玉三世佛贊

元人大士像贊

|  |  |  |  |  |  |  |  |
|--|--|--|--|--|--|--|--|
|  |  |  |  |  |  |  |  |
|--|--|--|--|--|--|--|--|

欽定四庫全書

御製文二集卷四  
集部

編修 臣 錢 樾 覆 勘

武英殿纂修侍講學士 臣 吳 璥

欽定四庫全書

御製文二集卷一

經筵御論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

天子以四海為家則四海之民皆吾一家之赤子也保赤之心既切因利之政當求制田里教樹畜使之知節儉務耕桑因五方之財阜萬民之產斯所謂不費之惠耳博施濟眾堯舜猶病蓋孔子訓子貢以為仁之方非



謂不捐已財以與人也且天子何得有已財乎不達因利之旨將謂府庫為天子之財且捐此財以與人則謂之費見何小哉夫四民之所以自謀其生理亦已勤矣農耕於野工商勤於市士雖不逐逐然其所以為仰事俯育之資者亦必有謀焉使為政者人人而為之圖給之求則弊精勞神且有所不能遍及此所謂費也此所謂不能成其惠也不啻此也即因利之言亦當有所權宜於其間而不可以冒昧行之今夫墾闢豈非勸農之

舉而一有不實將致勅民承種以納糧重為民累者矣  
積儲豈非有備之圖而行之過甚將致踴貴於市而艱  
糴饗殮莫給者矣其他可以類推者不可勝舉故孔子  
因民之利之言所包括者甚廣而不可徒於不費求之  
則思過半矣

屢省乃成

樂於興事者固易至於紛更習於姑息者亦易至乎玩  
愒屢省乃成蓋兩致意於勅必而非一惟戒夫率作也

蓋紛更之失如無疾而投醫玩愒之失如有病而不藥  
其致禍雖有遲速之分而其終至不起則一也故興一  
事焉必謹於其初不可為近名邀利之舉不可用一已  
偏執之見慎厥終惟其始使日久而可行行之而無弊  
即當無事之時亦必朝乾夕惕謹幾慎微省之於不見  
不聞之際而待之於無形無聲之表夫然後氣體清明  
措施咸當以之存養斯廓然而大公以之臨莅斯物來  
而順應解書者率致意於興事之省察而未慮夫宴安

之醜毒此不可以不辨

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此孔子訓君子以應天下之事而有天下之責者尤當  
拳拳服膺不執一己之見惟以義為權衡而弗失也孔  
子嘗云無可無不可而此云無適無莫者何蓋孔子聖  
之時從心不踰發皆中節以言乎仕止久速猶其小焉  
者若夫君子之於天下其晰理或未純精義或未當而  
亦欲信心應變則謝氏所謂猖狂自恣矣故主於必為

則是適宗神宗之於王安石是也主於必不為則是莫漢惠帝之於曹參是也雖清靜之略勝滋擾然其不比於義而有所偏則一也吾故曰有天下之責者尤當拳拳服膺不執一己之見惟以義為權衡而弗失也

皇建其有極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

建極歛福不必定指壽富康寧之類且九疇已對言之何獨於五而又引而未發也蓋五既為皇極有君道焉君者為人倫之極五倫無不繫於君則五倫之叙即為

君者之能建極而歛時五福以錫庶民也其或風俗澆  
漓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間不能盡其道而協其  
倫則是皇極之建有未臻夫極以期天下之治其難矣  
天下大矣兆民衆矣以此之大以此之衆而有一不能  
叙其倫者皆人君之責也叙是五倫歛時五福以建皇  
極豈易言哉豈易行哉

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此語宜與誠明相參看蓋不逆詐不億不信是誠也抑

亦先覺是明也人情變幻莫齊而可以齊之者莫如誠  
使事事皆逆其詐而億其不信是已先以不誠待人人  
亦將以逆者億者應之此亦一不誠也彼亦一不誠也  
蓼擾虛偽莫可究詰雖云泥其泥而揚其波而已已處  
污濁之內欲其先覺抑亦難矣若夫誠以待人譬之鏡  
清衡平初不以妍媸輕重示物而物之照者懸者妍媸  
輕重自呈於當前而無纖毫之可隱焉明何如之賢何  
如之雖然誠明性也豈易言哉易曰閑邪存其誠斯則

人人所宜自勉乎

日新之謂盛德

張子曰日新者久而無窮此語最親切故日新非必日日務求有所新益蓋君子自強不息即所以進德也且四時運行春生夏長萬物散殊其新若非故矣然今歲之春推而至於四時之運萬物之殊又豈非一氣之不息所以為新而別有所為新哉天地聖人無不以是為極而學者進德亦必以是為法若夫化民成俗蘊之中



而發諸外非勵悠久無逸之心又何以成光大有永之  
治設其無忠信之本而徒務新奇之為幾見其不失故  
而敗事哉

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曾子得聞夫子一貫之旨及至門人問之則答曰夫子  
之道忠恕而已矣蓋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斯二語  
也學者以之修身而有國天下之責者以之治國平天  
下豈有別術哉亦曰盡己推己而已盡己推己非絜矩

之謂乎是故老老長長恤孤無非盡已推己之為而初無意於民之興孝興弟不倍也惟其無意而行之以忠恕是以民之觀感亦有不知其然而然相與興孝興弟不倍者焉然則曾子之釋經所云絜矩者豈事事物物而絜之哉亦曰一貫而已矣

一日二日萬幾

書曰一日二日萬幾蔡氏解之曰一日二日之間事幾之來且至萬焉然予以為此幾應訓心而不應訓事夫

事之來於外者非以心應之於內乎且事雖至多一日二日之間未必至萬設果至萬則一日二日之間亦必不能盡酬叢脞之失斯不免矣若夫心蘊於中則無一息之停無一息之停則其思慮有不啻以萬數者故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使非兢兢以守之業業以持之則所謂朋從爾思逸欲於是乎生矣是臯陶亦有聞精一執中之傳特具體而微耳無曠庶官蓋見之施行者然則帝庭吁咈咨政豈有外於一心哉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

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說者以為意者心之所發恐有未實故慎其獨便是毋自欺毋自欺便是必自慊必自慊便是誠其意斯語也引而未發此其所以為蒙引乎余以為毋自欺仍即正心之學也蓋心之發為意則心者意之所自也自此而好善惡惡無不盡其誠則心常快然自足而好善必為惡惡必去設謂誠其意在毋自欺是視意與心為二而所謂自者又將屬之誰乎故朱

子復申其說曰毋自欺者以自己禁止不為而言如毋不敬非禮勿視之類可謂深切著明矣

欽哉惟時亮天功

帝舜於四岳九官十二牧各有所命而總告羣臣則無多言惟曰欽哉而已欽者敬也自古及今未有不以敬而興亦未有不以不敬而亡者詎惟董百官康庶事而已哉故惟欽足以隳括治理即舜之所以受於堯而亦將以授於禹者也夫庶官之事皆君之事君之事即天

之事亮天功者君任其總而臣分其績設謂舜責其羣臣以寅亮而已若不與焉者此豈知舜者哉

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人者仁也行而宜之之謂義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有仁義而已矣而人之所以存仁義安而行之無所勉強惟聖人然後能之聖而至於舜繼帝堯而傳心法可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矣孟子稱其明庶物而察人倫為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其視勉強行仁義者固不

同矣然舜之明察豈外仁義而為之哉諧孝即肫然之仁也烝乂即秩然之義也所為安而行之無所勉強余以為由仁義行猶孟子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者

聖人養賢以及萬民

天地養萬物人亦萬物中之一也而人之中有聖人焉有萬民焉聖人不恒生生矣不恒得位然則得位而有養民之責者豈可自諉於非聖而不體天地之所以生我乃為養民而設之義乎四海之廣萬民之衆一人之

心力必不能徧及故曰養賢以及萬民然則有及民之責者豈可自諉於非賢而不體天地之所以生我乃為及民而設之義乎夫民而得養則天地位而萬物育如是則天地之生人即所以養萬物也而以氣候失宜物有不遂其生為天地之憾者豈不失之甚哉

修道之謂教

天命之性率性之道皆理之自然人物之所同得然則修道之教亦豈外乎人物之所同得與理之自然乎蓋



教也者非如羿之射曠之音鵠之醫秋之奕必待專心  
致志求其師承然後能得也不過於率性之道修之而  
已矣故曰非由外鑠我固有之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  
覺覺後覺亦惟覺斯民所固有使夫過不及者有以取  
中焉是則聖人設教原不外五常五倫之正使人各修  
其道以復其性故曰性相近也若夫羿之射曠之音鵠  
之醫秋之奕則必待習而後能得則所謂習相遠也非  
吾所謂教也雖然使自率性之未能是已且不能修又

何以教人則柳宗元所謂若甚憐焉而卒以禍者又將甚焉嗚呼教豈易言哉

輔相天地之宜

宋儒註此象者率以四時之節四方之限為裁成春耕秋歛高黍下稻為輔相審如是則古聖神道設教之後民皆知之矣何賴后之裁成輔相乎蓋裁成所以制有餘輔相所以補不足制有餘為差易補不足為實難今夫水旱不齊苟非為君者勤恤民隱賑災濟困則赤子之

轉於溝壑者將誰賴乎故泰之中即有平陂往復之象是在有輔相之責者有孚惠心補其不足庶乎常保其泰而得天地之宜可不慎哉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

人生而靜天之性感物而動性之欲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相近故好惡亦近習相遠故好惡亦遠所好好之所惡惡之蓋以性近而言非以習遠而言也即以父母與子觀之其孩提懷抱之時性無不近至於成童宜室

必以漸而遠且數之多無過於萬而民之數則不啻萬萬也以一人而同不啻萬萬人之好惡雖至愚亦知其難然此乃以其習遠而言非以其性近而言也以性近而言湛然天理仁義禮智根於心雖物至而好惡形亦莫不以正又安得有不同乎如是則飽煖安逸之好饑寒困苦之惡所以與民同者皆其施為經營之末而已堯之於舜舜之允諧夫豈勞勞於萬萬民之各同其好惡哉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乾之文言曰時乘六龍以御天大有之彖曰應乎天而時行此傳說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所由昉乎一日二日萬幾幾即慮也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其憲天故慮無不善而動皆合宜若必待事物之來而後慮之慮焉而又擇其善而動以時則其失時亦已遠矣王安石夏葛冬裘之譬非不切近然彼惟審於寒暑之宜而昧於幾慮之先故動至弗善而違天拂民有所不顧然則有司

化處事之責者可不懼哉

御製文二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御製文二集卷二

經筵御論

仁者先難而後獲

問仁於孔子者多矣而所對各有不同然聖門以顏淵為高弟孔子所對者則曰克己復禮以是知克己復禮實為仁之最切最要即所對樊遲者亦豈外於是哉蓋先難者何克己也後獲者何復禮也夫難莫難於克己



仁者天理也私欲介於中其能存天理者鮮矣故易曰  
大師克相遇必用大師之力而後能克其私欲以全天  
理故易又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  
知之未嘗復行不遠復无祇悔无吉皆克已復禮之為  
也董仲舒正誼明道之論畧為近之而朱子舉以為不  
求後效又以為警樊遲有先獲之病未嘗申明告顏子  
之意余故叙而論之

功崇惟志業廣惟勤

斯言也豈特卿士所宜勉而已哉卿士皆亮天功之人  
而用卿士以亮天功實為君者之責故必敬天愛民以  
永此志朝乾夕惕以勵此勤然後有以倡卿士而胥崇  
其功以廣其業故臯陶曰率作興事慎乃憲慎憲志之  
崇興事業之廣如是則所謂功業者仍不異敬天愛民  
之為而非好大喜功事紛更而無實惠者所可同年而  
語也

日日新又日新

曾子釋新民之義而引湯之盤銘此意最親切蓋湯之銘盤以脩身而及正心也曾子之解經文則以治人而及脩己也終必由始末當返本故欲洗濯其身者要當先復其心之善而欲教化其民者要當先勉其身之修夫正心以脩身者豈有他術哉亦惟克己復禮去其習染之污而復其本然之善而已蓋習染之最易害人心如塵埃之最易生室宇日日掃之塵埃未必能盡去日日新之習染未必能盡除日日新又日新如是而已矣

若謂新民之道必更有以新之法則是外本內末雖日施訓誡之令有不出於柳宗元之所譏矣

有孚惠我德

易理廣大無所不包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予昔嘗以勿問其施惠釋元吉矣至於惠我德予亦以為應於為君者言之蓋惠者何即我之德也我施德惠而稍有不孚於心則仍是違道干譽之為欲天下人愛戴此非問乎此非不孚乎且九五為君位亦不應計及

人之愛戴也或曰如此不有違歷來釋經者乎曰觀象  
玩辭予惟知盡予為君之道

百姓足君孰與不足

後儒解此章者率以深言君民一體什一天下之中為  
言而戒夫橫征暴斂以虐民耳夫橫征暴斂自非大無  
道之君與夫極孱弱之國孰肯為之彼其剜肉補瘡胥  
淪於亡有如哀公所云二猶不足之歎耳余則以為為  
人君者當常存百姓不足而欲其足之心而此心常不

足也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豈有不足之理但四海之內百姓衆矣其皆足乎若但知己之不足而不知百姓之不足視己之足即以為百姓亦足則是孤為君之職背天理而失民心必在此矣然百姓之足豈易言哉水旱之不齊貧富之不等非輕徭薄賦之所能及也一人向隅仁者有所不忍而況向隅者衆乎此余所以宵旰祈年令各省無匿災傷而亟為賑恤緩貸補偏救弊之為夜以繼日猶不足也

君子所其無逸

無逸一篇凡七發端而皆以嗚呼始之所以長言詠歎  
戒宴安勵祇懼三致意焉而開章即曰君子所其無逸  
實挈通篇綱領夫所者處所也即地也蓋人晝而作夜  
而息皆必有所處之地不能離也為人君者果能以無  
逸為所處之地作焉息焉語焉默焉動焉靜焉無不以  
無逸為所焉則何私欲之侵而怠惰之萌哉召誥王敬  
作所益相發明而著誠深矣

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夫子為子路言先之勞之者似為有司親民者而發而人君為政之道亦實不外乎此蓋君與臣其職不同而為民為政則同先之以孝弟固君臣所應同者至於循阡陌勸農桑乃臣之事而非君所宜親者然則君可以不勞乎朝乾夕惕宵衣旰食又何以云乎是則君有君之勞臣有臣之勞臣之勞即所謂循行勸課勞其身之事也至於君之勞則所謂敬天勤民勅幾求賢先天下



之憂而憂其勞盖有不可勝言者而皆勞其心之事也  
設厭其勞而圖逸雖不乏一日之樂而將貽百世之害  
是則夫子一言而具萬世君臣為政之大要若夫無倦  
則益申乾象天行不息之義與公旦無逸之訓相發明  
非徒為子路好勇而戒其不能持久而已也

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自上下下二語非申明損上益下而言也夫既損上以  
益下民之說之自无窮極其為益也更有何言盖自者

由也自上下下重言為上者應不自恃居崇高之位每  
虛已為謙尊賢納諫縱能而視若不能已治而恒如未  
治延訪必以精明達必以徧雖芻蕘弗遺焉斯乃由上  
以下而其道有弗大光者乎或曰如此則益彖祇為為  
君言之乎曰易無不該且一邑有一邑之上下一家有  
一家之上下推是道也孰無自上下下之理而吾在君  
言君惟引以為已鑒耳

此之謂絜矩之道

曾子聞夫子一貫之心傳其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故其釋治國平天下以為有絜矩之道又申之以上下前後左右各有所以接之之境處之之理而曰此之謂絜矩之道蓋矩者境也絜者理也理也境也不外乎一心境者心之接理者心之處中心之謂忠處理之謂也如心之謂恕接境之謂也一以貫之豈更外於此乎然非克己復禮理境相融其能與於此者鮮矣仲弓問仁而夫子示之以敬恕此物此志也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

項氏謂乾始而四德在其中俞氏謂乾始即乾元是二說也一則分始與元為二一則合始與元為一余以為俞說近之而猶未識夫始也元也總一乾也蓋乾具四德大哉乾乎乾之大不可見於四德見之所為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无所不利非可指名即貞也四德以是乎流行萬彙以是乎蒙美豈不大乎夫人君者體天者也有孚惠心勿



相為體用渾然天理動靜周流其樂與壽不求而必得矣雖然其樂與壽豈一己之私哉知者無不通樂何如之仁者無不善壽何如之夫然則其樂其壽實泯彼此該物我樂以天下壽以萬世學者宜無不加勉而為人君者更當以是為亟也

在知人在安民

臯陶言人君為治之道在知人在安民斯言也實示千古帝王治世之要道舍是無他求矣夫知人安民非二

事也人君以一身臨萬民之上萬民衆矣豈能一一教之養之是在知人善任內而百官外而民牧必各稱其職而能其事以相輔弼承宣然後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夫使若而人者皆各稱其職而能其事豈易致哉故大禹吁之曰惟帝其難之而何憂何畏皆重於知人是安民必在於知人而知人尤難於安民能知人則無不安之民矣夫以神堯所難之事而為帝王者無不有是責嗚呼可不畏乎可不慎乎

悠久所以成物也

解是章者率以久為內而悠為外分而言之予以為悠久自是至誠無息之一貫雖有存內驗外之殊其實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且天之高明地之博厚可分為二乎博厚高明既不可分則悠久之不可分不待辨而明矣是故天地之德不可見而見於博厚高明聖人之德不可見而見於悠久惟其悠久故積累之至而為博厚發越之極而為高明斯則天地之大亦因聖人之至誠無



息見之所謂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悠久所以成物  
非子思述曾子所聞於夫子一貫之道乎

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說命四言余向為乾清宮屏銘亦曾發明其義矣茲因  
繹臣民之義而益凜為君者之上宜法天下宜表率臣  
民也夫人君而不能法天則何以使其臣民胥欽若而  
從乂乎且法天非虛言也必至公無私弗用聰明而於  
理於事自無不聰不明於是乎取舍當而賞罰明臣民

其誰不欽若而從入乎設不能克己復禮而欲其臣民之  
欽而敬之從而順之是則逞私欲而背天理予無樂乎  
為君一言喪邦胥在是矣可不慎乎

臨雍御論

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  
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此雖言文王之止於至善而實訓萬古五倫之要道也  
夫文王固身歷為君臣父子與人交而各盡其善者矣

試思人孰不在五倫之中而各有當止於其善之道乎  
是故為君者匪惟博施濟衆以為仁即瘡惡弼教之義  
亦必當本於仁而出之所謂止也人臣之敬詎其夙夜匪  
懈恪恭承旨之謂即繩愆糾謬陳善閉邪亦必當本於  
敬而出所謂止也生事死葬祭之以禮人子之止於孝  
蓋終身之事非謂無父母即無子之止於善也若夫父  
之日嚴似殊乎母之慈而不知父之嚴正所以行其慈  
也至於兄弟恭夫唱婦隨皆與人交之義而朋友之

信固該其中矣余故云此雖言文王之止於至善而實訓萬世五倫之要道也

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

天一日一周是行健也然天之運行終古不息不惟不息蓋並不息亦無意於其間斯乃健也應與中庸至誠無息之語並觀之所謂誠者天之道也若夫法天之君子乃誠之者人之道然亦不外自彊不息而已蓋天之久不息無為而為人之不息則在自彊自彊者必本於克

已復禮人十已千成已成物胥在乎是聖人之言非特  
為為君者言蓋人人皆有法天之責此責不在於外而  
在於心人各盡其心之誠所謂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而  
為人君者益當法天行健夕惕朝乾孜孜亶亶不遑暇  
逸以是為亟耳

御製文二集卷二